



三蘇策論卷之十一

歷代論并引

眉山蘇轍子田著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穎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門。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

堯舜

堯之世。澤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然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

黃帝堯舜禹湯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遇也。至其高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至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玉人求多聞。時惟建學。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論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克者也。何以

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從。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

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行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提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卿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

五伯桓文為威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威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舅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鄰國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

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

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

侯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

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之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開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營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

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政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馬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我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耳。非歸其力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馬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即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

勢陵藉郡縣。狙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北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人非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呂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

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執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治與帝謀。削諸侯。帝違眾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誦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殺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歷代論二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奸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達其惡。則利害之實。

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懇？」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虜壺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龍驤，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壺書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求利害之實而遠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工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

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蟲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當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其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父陰不雨之言。而責負侯勝。感劇瞞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仕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臘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譏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一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愛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乃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疎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仕倖臣。重賢位。至三公。當擬帝室。雖欲

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兄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馬。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伐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并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議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

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真力焉。誅彥孫。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人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任諸臣右。故能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惴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子。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曰。以袁及其誅。闕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

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入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表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眾雖多。

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進計。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日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于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甯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于順桓之間。內無愧于心。外無負於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沖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

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立恭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于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氏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甯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訕訕皆言候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璠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怒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祚蕃一朝老臣名

在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公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致其算略以推滅董卓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

曹氏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在。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竄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成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辦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吳。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